



心 观念

爱的贡献度 碑文能刻尽吗

行走 红马

在大甲

□ 张 坤

清明节临近,扫墓祭奠时,也是在反思,终将离世的自己。趁着活着时,扪心自问:“仓促一生,有不少错误失误,究竟对亲友、对国家、对人类有多少贡献度?”

每一个长短不一的人生,际遇不同,选择不同,无论外在的考核指标如何设定,内心的爱和现实贡献度,却是最易忽视也最难统计的分值。有时即便生命逝去,还要接受世人和时光的检验,再长的卷宗也未必能够算清,再多的碑文也未必能够刻尽!

若算不清,刻不尽,或许先从贤逝者中学学有所悟吧!日前又送别一位科学家,103岁的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沈善炯院士逝世,他的人生选择就给人启示。沈善炯在美国上学时的老师和同学有人获得诺贝尔奖,而学业优秀的他却选择回国任教,曾有人问他是否遗憾,他却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回国,受条件所限,在科学上我可能较难作出大的贡献,而如果留下来,我应当可以在科学上做出较多的成

果。论起对中国的贡献,那跟回到自己的国土去建立实验室、培养学生,使科学在自己的国土开花、结果,还是不能相比的。

选择即价值。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选择平凡如蒲公英般,将爱的种子撒向大地开花结果的例子:为救国报国,自愿放弃更舒坦的名利双收之路,为国之所需、民之所急奋斗不息,直到献出宝贵生命,为成全亲人、他人,甘愿放弃原本可以争取的发展机会、有前途的专业特长,默默耕耘,无怨无悔,为关照呵护亲情友情爱情,自愿当好一名跑龙套的,偶尔被誉为护花使者、衬花绿叶,乐在其中。

无论伟人凡夫、官僚平民、朋友敌人,巨富赤贫、鲜花绿叶,活着时的功名利禄、绩效考核,并不简单等于爱的贡献度。除了真正刻于人心,照亮现实和未来的爱,其他外在一切,都将平等归于一堆尘土当中。

那些庄严肃穆的公墓和烈士墓,时时警醒感召活着的人们,在追思缅怀过程中,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尽心尽力做更多对人类有益的事情,哪怕出师未捷身先死,默默耕耘作嫁衣,配角一生无人识,青草绿叶衬红花,又有什么关系,那份真诚朴实的爱

和奉献,日月可鉴,一个个数字的考核分值,恐怕难以度量。

一个再伟大的儿子,与一个再平凡的母亲,怎能简单用贡献度比较度量?

一个名震天下,让千百万人获利的企业家,与一个默默无闻、有功国家科学进步的基础科研工作者,怎能简单用贡献度比较度量?

圣贤们都是把人民当做自己的父母,有清醒的自知之明,扬长避短,造福一方,古今中外,概莫例外。

那些了不起甚至堪称伟大的人,无一不是真诚务实、谦逊朴素的,不务虚名、慷慨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人类,活着时生于人民中,如一滴水溶于浩瀚海洋,死后则默默化于草木大自然中。

在俄罗斯,有公墓是后人专为那些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者所修,哪怕有再多钱,再高地位,没贡献也不进到这里。比如在新圣女公墓,既有杰出政治家、科学家,也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其文中的保尔·柯察金激励了一代代人。墓碑上刻出了他生前工作的画面,墓碑下还有他挚爱的军帽和马刀。

但同时,也有完全遵从本人遗愿的无名墓。

几乎每一位前往列夫·托尔斯泰墓地的瞻仰者,都会难以置信,在密林深处一座无名的荒冢,没有一点特殊标志和炫耀痕迹,就是一位伟人的归宿。

站在一棵高大枫树下,感受一颗质朴、伟大、崇高的灵魂,更加感动和崇敬。

朴素是最伟大的美,这是完全遵照托翁遗愿完成的,正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称赞这震撼人心的无名墓,是“世间最美的坟墓”。

尽管没人守护平凡简陋,尽管遥远荒凉,却有全世界无数的崇拜者前来瞻仰,送上鲜花围绕,却绝不踏坏墓边一寸土、采走一朵野花。

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位为人类作出贡献的伟人邓小平,留下一份不同寻常的遗嘱:

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

骨灰撒大海,鲜花送伟人。还记得那篇曾感动激励无数人的新闻名篇《在大海中

永生 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中,有这样两句话:

大海的无垠,开阔了他博大的胸襟;浪涛的汹涌,塑造了他顽强的性格。

我们用爱和奉献,帮助自己、亲人、身边人乃至更多的人,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了一些可以急功近利、偷工减料、争名夺利的“妙法”?

发现了一些别人的缺点和失误,可以坐收渔利、幸灾乐祸?

发现了一些可以走捷径扬名立万、不作为只求无过、走偏锋满足私欲的“妙招”?

惭愧啊!那些醒着的人们,那些睡去的灵魂,那些自然的天道,那些自觉的人心,都是容不得一丝一毫欺瞒敷衍的。做到了就是做好了,没做好就是没做好,做错了就是做错了。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如果没有全心全意对人民的爱,以及实事求是的奉献付出,即便自己寿命活得很长、表面事情做得不少,贡献度都可能考核不及格。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暖 心

二十年的寄养 一辈子的牵挂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张文凌

上周末,蒋诚(化名)回到云南省安宁市草铺镇王家滩村的娘家,给妈妈曹丽琼讲了不久前二手车市场的故事,曹丽琼听得津津有味。

20年来,曹丽琼先后养育了31个福利院的孩子。蒋诚是她抚养的昆明市儿童福利院送来的第一个寄养孩子。她很喜欢这份全职妈妈的工作,有成就感和幸福感。

2000年10月,曹丽琼第一次听说一个全新的职业:家庭寄养。

带来这一全新概念的是昆明市儿童福利院。

福利院选中的王家滩村,距离昆明约70公里,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这里因满山的硫磺、铁矿而繁荣热闹。后来,随着资源开采枯竭,钢铁公司撤离,王家滩渐渐沉静下来,曾经在矿厂工作的村民,只能在不多的田地上耕耘。

这个交通便利、经济发展中等、民风民俗较好、有闲余的劳动力。虽然地理上福利院与寄养儿童是分离的,但寄养儿童的监护权属于福利院,福利院对农村的环境、卫生、知识水平和教育理念提供指导、监督,福利院和寄养家庭可以共同为孤残儿童制造一个有别于农村又扎根于农村社区的新环境。

这一从未听说过的工作,引起了村民们的怀疑和猜测,认为是儿童福利院把没有依靠的孩子放到农村人家中,把抚养责任转移到村民身上,将儿童丢弃于村里,置之不理。

为了让村民信任儿童福利院,福利院把村民们请来,让他们亲眼看看福利院的工作、环境以及儿童在这里的生活状况,让他们了解将与他们合作的是怎样的机构。

当年46岁的廖学仙记得,村干部说要为福利院的娃娃找父母,我们害怕有残疾的娃娃,不敢答应。后来,村干部带他们去福利院,让我们去抱抱那些娃娃,去了之后就不怕了。

王家滩村党总支书记王炳能是第一批接收孤残儿童的寄养家庭,廖学仙等5家农户也加入了进来。廖学仙接收的5岁男孩腿有残疾,天天晚上疼得哭,廖学仙从山里挖来草药和着酒为他的腿消炎。两个月后,竟治好了他的腿疼痛。

在镇政府的扶持和村干部的带领下,更多家庭参与进来。

曹丽琼是王家滩村第二批接收寄养儿童的家庭,那年她32岁。

虽然当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但她不知道给婴儿泡奶粉的水温要控制在40℃。福利院规定儿童要吃定量

的营养餐,煮营养餐的米要先泡半小时,再用骨头汤煮,煮到稀软时,放入切碎的蔬菜,待到起锅前,再加入新鲜肉末。

我自己的孩子从没过过营养餐。曹丽琼说,过去把罐头里的肉刺一刺,拌着饭就喂给孩子吃了。

把儿童寄养到农村家庭只是工作的开始。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养科科长吴发顺说,虽然选中了寄养点,但村里的环境与他们的要求相去甚远,人和牲畜生活在一个院子,苍蝇蚊子乱飞,村里巷道、路上全是牛屎狗粪,一到下雨天,雨水粪水满村淌。

寄养工作开始的那些年,吴发顺和他的同事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村里,教村民整治村里的环境卫生,以及刷锅洗碗、整理房间等生活琐事,以便给寄养儿童提供一个较好的生活和卫生环境。

作为寄养儿童的监护人,福利院在为孩子们寻找寄养家庭时十分慎重:申请寄养的家庭必须是双亲,没有传染病、没有犯罪记录、无不良嗜好,家里要有厨房、卫生间以及孩子居住的卧室,通过实地审核后,将儿童与家庭人员的性别、年龄、经验、身体状况等进行配对;寄养前要由寄养父母进行儿童启蒙教育、儿童心理、生理发育、残疾儿童康复、矫正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培训,让他们学习较为先进的保育康复理念,设立3个月试用期,3个月后进行评估,合适的家庭签订合约后会获得福利院支付给每个孩子的生活费1800元,寄养劳务费500元;建立以福利院为中心,乡镇、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共同参与的监护网络,对寄养家庭实行百分考核制度,将百分的寄养家庭将被扣除相应的劳务费用甚至取消寄养资格;寄养儿童生病做手术,费用全部由福利院承担,正常儿童达到入学年龄就终止寄养,接回福利院就近入学。

农村家庭寄养不是扶贫,制度的设计都是围绕孩子利益来考虑的。吴发顺说,有智力障碍的老斌(化名)来曹丽琼家时,只有6岁。曹丽琼教他穿衣穿鞋、洗脸刷牙,他慢慢学会了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拿簸箕扫地和清洗拖把、倒垃圾,给村里的奶奶送东西,扛着浇水的长勺跟着妈妈下地干活,田里砍下来的白菜,由他背回家。

曹丽琼家还有一个13岁的女孩阿霞(化名),阿霞是盲童,有听力,却不会说话。曹丽琼带着阿霞住一个屋,丈夫和老斌住一屋。从早到晚,曹丽琼不敢离开两个孩子,买菜都带着在身边。

每天早晨7点,丈夫做好早餐便外出打工,曹丽琼把两个孩子收拾干净,母子3人吃了早餐后到村里的儿童资源中心做康复训练和认知教育。

儿童资源中心是闲置已久的村小学校,昆明市儿童福利院投资40多万元将

村小改造成康复基地,修建了儿童游乐设施、篮球场。村里寄养的孩子来这里接受康复治疗、特殊教育、医疗巡诊、预防接种等。

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赵春仙介绍,近年来,昆明市儿童福利院收容的残疾儿童不断增加,已占收容总数的90%以上,这些儿童残疾程度重,残疾种类多样、复杂。在10多年农村家庭寄养的经验上,福利院制定了新的寄养规划,由普通家庭寄养转向专业化家庭寄养和社区康复。

福利院在各寄养点先后分别投资数十万元,为寄养儿童新建了进行个体功能训练的儿童资源中心。福利院的医生、护士、康复师、特教老师、社工等专业人士每周到这些中心给寄养儿童看病、做康复训练,给智力和身体缺陷达不到入学条件的儿童上课、培训,培养寄养家长康复技能等。

每天,儿童资源中心都是村里人气最旺的地方,福利院工作人员不在村里的时

候,寄养妈妈就是老师,她们每人穿一件玫瑰红的外套,围坐在泡沫垫上,给脑瘫患儿推拿按摩。有的孩子因不舒服而大声呻吟,有的孩子一直在哭,有的孩子眼睛看着天花板,对周围的一切无动于衷。

老斌和阿霞很喜欢这里,老师让他们排队,阿霞会伸手摸摸左右的小朋友,今年15岁的老斌在这里学会了10多首歌曲、20多首古诗。

寄养妈妈的智慧是无穷的。在禄劝县杨家村,她们带着孩子们在儿童资源中心开辟了几天菜地,根据节气种植不同蔬菜,让孩子们在平常的管理中认知蔬菜瓜果,她们还在孩子中组织了一支锣鼓队,教他们跟随节奏简单地敲打锣鼓和唱歌。逢年过节,锣鼓队的表演增加了村里的节日气氛。

住在曹丽琼家隔壁的李才菊现在带着两个15岁的脑瘫患儿。他们的营养餐食材要用榨汁机打碎才能煮,孩子不会咀嚼,只能吞咽,每顿饭要花20多分钟才能吃完。她和丈夫每天要把孩子抱到椅子上,固定住,让他们坐一会儿,一天擦洗两次,防止皮肤长期受压长褥疮。孩子小时候洗澡可以放在盆里,现在大了,需要两个人配合,一个扶着,一个冲澡。

2001年以来,李才菊的家里养育了26个孩子。每个孩子的离开都是一次伤心的离别,夜里躺在床上,她的眼泪哗哗地流,几个月都想着的离开孩子,那个滋味真难受啊。

曹丽琼也同样一次次经历着分别的伤感。每次分别时,孩子哭,她也哭,一路追着接孩子的车小跑。

20年来,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在安宁市草铺镇、五华区广口铺庄子村、禄劝县团街乡杨家村5个农村社区143户家庭开展了寄养工作,2000余名孤残儿童得到照料。

他们承担了福利院一半以上儿童的日常养育照料。赵春仙说。

20年来,这些孩子有的被国内外家庭领养,有的长大后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子女。虽然从法律上已与寄养家庭解除了关系,但大多数离开孩子仍然把寄养家庭视为他们的娘家。

李才菊养育的第一个孩子大董(化名),是一个患有智力障碍的男孩,李才菊教会了他做饭。18岁后,大董被送往昆明市社会福利院,在食堂帮忙。他常常想念妈妈,隔几天就会打电话给李才菊,问家里的包包收没有,我姐在干什么,妈妈的脚有多大,我要给妈妈买双鞋。

蒋诚在昆明工作,周末只要有空就回家看看父母。2019年,蒋诚的男朋友和准婆婆来王家滩探亲,曹丽琼摆了一桌子菜盛情招待;另一个寄养了1年多的女儿雁雁(化名)的男朋友和准婆婆也来王家滩探亲。这一年,两个女儿结婚时,曹丽琼都准备了丰厚的彩礼。

多年前的一天,被美国家庭收养的明珠(化名)和养父母一起回到王家滩看望寄养父母。这个已经不会说中文的女孩很多事情不记得了,但她记得,家里有一对双胞胎哥哥,常常背着她在村里到处玩。

双胞胎哥哥中的杨双祥,如今已被选举担任王家滩村委会副主任。他的妈妈王丽芝从2001年以来共养育了20多个孩子。

赵春仙说:寄养妈妈以母亲的情感来养育孩子,在寄养家庭待过的孩子,被收养

后能更快地融入新家庭。

在昆明市儿童福利院业务科科长宋文萍看来,寄养不仅给孤残儿童一个完整的童年,也为社区输送了源源不断的知识、技能和信息,推进了社区、家庭环境、卫生和观念的改变。

宋文萍记得,寄养工作刚开展时,妈妈们好多字不会写,每天记录孩子的成长日记,不知道用什么词表达。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来检查时,指出他们的错别字和病句,使她们开始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用福利院提供的绘本给孩子读故事,教孩子背诗,不断更新护理技能、营养学等养育知识,都成了妈妈们再学习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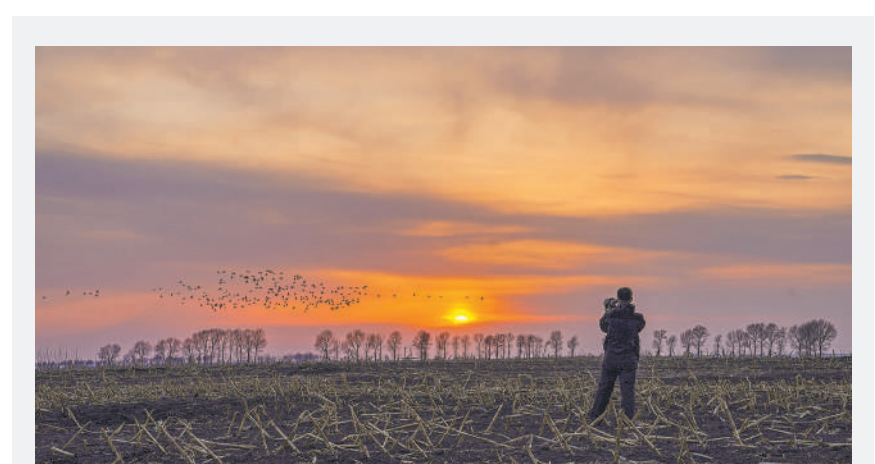
寄养工作不仅给乡村妇女带来收入,也使她们的家庭劳动成为一种被人看见、为人所道的成绩。宋文萍说。

这些年,曹丽琼和李才菊觉得自己被寄养工作改变很大,生活不再散漫,每天以福利院规定的孩子起居时间来安排,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裤子一定买纯棉的,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子里。

她们也学会了将母亲的角色和工作慢慢分开。孩子能在养父母家中顺利生活,就是我们的价值。曹丽琼说,如果不让我带孩子了,我会觉得空落落的。



扫一扫 看视频



3月30日,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护飞队长潘晨昱拍摄候鸟。气温回暖,草芽刚刚露头。在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的湿地边沿,一队人一边缓步行走一边低声交谈,时而拿起望远镜瞭望,时而低头在手机中记下地理坐标。他们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吉林镇赉护飞队的队员。几百米外栖息着从南方迁徙而来的上万只各种候鸟,鸟类食物是否充足,人类活动是否会干扰鸟类生活,各种问题牵动着他们的心。

镇赉县地处松嫩平原,是我国候鸟迁徙重要通道之一,过境鸟类数量巨大。其中世界濒危物种白鹤每年在这里停歇超过100天,种群数量近4000只。据护飞队长潘晨昱介绍,护飞队成立于2018年,每年有近千人次在春秋两季参与宣传、巡护、清缴非法捕猎工具等志愿服务工作。截至目前,护飞队已救助受伤、落单的鸟类几百只。

新华社记者 颜耀瑾/摄

暖 评

独居老人水表指数 与跨越盲区的善意

□ 曹 林

从年龄上看,我离老人身份还有一段长时间,但每次看到老人受到善待的新闻,都感到特别温暖。一方面自己也会老去,那可能是自己未来被对待的方式,一方面家里也有老人,人同此心的安心。尤其当看到老人中中最应被关爱、很容易被忽略的群体能老有所养时,更感温馨。

看一条新闻说,为保障小区内高龄独居老人的安全,上海普陀区真北三小区在老人家中安装了一套智能系统,被称为“智慧六件套”,包括红外、水表检测、电流检测、烟感、门禁和紧急按钮。12小时用水不足0.01立方米,48小时没有进出大门记录,这些装置都会发出预警。老人一旦发生意外,后台会立即得知,并迅速联系社工前

往查看。

智慧六件套,我看到的不仅是技术之智慧,更是人心之温度。智能化社会,技术上的智能不难做到,但要能考虑到可能被技术忽略、智能之外的人,需要熟练应用智能的现代人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去考虑那些不舒服的人。看多了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上不了公车、进不了商场之类的新闻,这样从他们角度考虑的“智慧六件套”尤为可贵。

此前还看到报道说,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街道为独居老人安装智能水表,若12小时内读数低于0.01立方米会自动报警,居委会干部会第一时间上门探视老人,并将核实情况上报街道责任科室。这些针对独居老人的安全保障,太值得在全国推广了。在当下城市,独居老人面临的种种困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真问题。

想起春节后曾在年轻人朋友圈刷屏的“独居女孩浴室求生”新闻,一个北漂女孩,独自一人租房居住,除夕凌晨洗澡时,卫生间门锁坏掉,被困在浴室长达30个小时,这漫长的时间里,她与饥饿抗争,敲击水管求援,靠自来水维生。然而除了她的猫,没有人伸出援手。最终,一个素不相识、同样滞留在北京的陌生年轻人救了她。

如果没有她,坚持折腾出各种动静,不是那个陌生年轻人伸出援手,后果让人细思极恐。对于这件事,舆论有很多讨论与反思,反思城市孤岛和城市冷漠、女孩独居问题、单身、虚拟社交、过度追求安全感带来的隐患,等等。在我看来,这件事可能只是一个大概率意外事件,不必过度反思,真正反映出的现实镜像,真正有普遍性的问题,应该是关心那些失能、无助的老年独居者。一个年轻人遇到这种“绝境”,尚能想到这

些方法去应对,让自己获救,如果是独居的老人,这种绝境多么可怕?

诸多社会调查和专家调研都提到过老人孤独死这个社会问题。子女在外地工作,无法陪伴在老人身边;子女成家立业后,搬到新房居住,没有和老人住一起,还有当代年轻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都与老人有所不同,也演变成老人主动或被动与子女分居。老人独居常态化,像这样的生活困境绝境、疾病突发或意外可能常发生,没有手机,没有正常社交,又没有力气大声呼救,最后孤独凄惨离去。老龄化社会中,这才是真问题,我们都会这样老去,都可能面临这样的孤岛和困境。

智慧六件套,独居老人水表指数,这些智能设计就站在老人的位置,充分考虑到独居的孤岛与困境。可以想象,设计出这些方法的人,不是独居老人,而是自己目前

不会遇到这种困境的人,这需要敏锐的共情触角,需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公共情怀,需要跳出自我中心而关怀他人的利他能力。

回到独居女孩浴室求生那件事,一个同样滞留在北京的陌生年轻人救了她。这个年轻人反思这件事时,一句话很触动人心:人们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跟别人发生太多关系,反而会在虚拟的网络中满足社交需求。人最重要的就是产生连接,而什么能产生连接?利他。安全感,很多时候不是建造一个坚固的城堡所能获得的,而需要利他,关心别人的遭遇,相信它最终会以自己的遭遇相关,在我看人看我、我待人待我的连接中获得心安。水表指数,智慧六件套,一个社会超越代际盲区,让智能惠及可能在智能科技之外的独居老人,深刻体现了这种“公共善”精神。

乡亲们的笑容也成为红马甲前进的动力。如今,这支青年志愿者队伍从最初的十几人到发展到241人。透过这些青年志愿者,国网天津电力全体员工及其家属也组成了庞大的助农爱心群体,为每一次爱心活动出钱出力。

9年来,红马甲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足迹踏遍蓟州山区949个村庄,销售34类农产品8.4万余斤,帮助386个困难家庭累计增收30余万元。他们还张罗着给农民开展种植、养殖等技术培训,开设线上微店,想尽各种办法帮助困难家庭增收。此外,他们多年来还组织义诊农家院、订制连心家、一元筑梦贫困学子等活动千余次,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和他们一起在志愿服务中奉献青春。也因此,红马甲青年志愿者服务项目在第五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上获得金奖。

奖杯让这些年轻人感到更大的责任,大山里行走的红马甲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徐璐说,下一步要加强与帮扶村的联创共建,在一村一品产业的帮扶新格局上上下功夫,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让年轻人投入更大的激情和努力。